

散文

收获

■李远方

距高考结束两月有余了，有人欢喜有人忧，就像这晴雨交替的天气。很多学生陆续收到大学通知书，一如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道理。

前幾天听到一个复读的朋友说自己以一分之差与心仪的大学失之交臂，捶胸顿足很是遗憾。最后他说：其实一件事的结果无非取决于之前的努力与付出，差一分其实就是差很多。我很欣慰他没有因为遗憾因为打击而怨天尤人，而是能很客观地正视自己所遭受的挫折。

很多时候，我都在思考高考给我们的是什么。很多人为了理想的学府，在高中度过了高四乃至高五。我现在依然清晰记得一个复读的朋友在写给我的信中这样说：“我从复读的第一天开始就已经进入了状态，紧绷的弦丝毫不敢松懈，即使在体育课的游戏中也不能完全放松自己，连上厕所都战战兢兢，每天能在去饭堂的路上看看日出与夕阳就是一种奢侈。我看着高一、高二的学弟学妹们，都替他们感到轻松快乐，看着他们在走廊上说笑打闹，甚至抽烟喝酒打架都替他们快乐，因为我已经没有退路了。”

我没有经历过高四，无法深切体会这种面对高考如履薄冰千钧一发的心境，但是我时常会假想着种种场景，这些场景在我的脑海中交错浮现：当我在大学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发呆玩手机的时候，他们在或闷热或寒冷的教室里挥洒汗水；我在田径场上欢呼雀跃的时候，他们也许正在为成绩的波动而沮丧；我在思索着逃课去干什么的时候，他们或许已经头也不抬地写了三个小时的习题……也许正是他们，如一味醒酒药，令我在安逸的大学生活中保持头脑清醒。

高考结束一个多月后的夜晚，我突然做了个梦，梦见时光倒流，梦见了我们的班级。也许是好久不见的缘故，梦中同学们面容有些模糊，但他们脸上的笑容是如此清晰。我还记得早自习朗朗的读书声，午饭后短暂的嬉戏打闹；还记得令人心焦的数学课，记得令人欲睡的英语课……你们一定也都记得。

奇怪的是，在我真正告别曾经无比渴望离开的高中生活时，在我独自走在大学校园里安逸地沐浴着午后的阳光时，在我尽情享受着闲暇的周末时，仍会时常想起那段艰苦的高中时光。我以此自警，我会想起那些为着自己心中理想的学府而复读的朋友们，会想起我们并肩战斗过的日子。一点一点的回忆，构成了我们在一起生活的时光，回想我们一起走过的日子，我会有更多的珍惜。

时光逆转，让我们再次回到那个梦开始的时刻，回到那个我们内心无法抹去的时光，看着我们的笑容，看着我们未知的世界。

值得庆幸的是，经过今年的高考，我所有的朋友都收获了最珍贵的友情，收获了最难忘的时光。也希望那些正在高考这条路上默默耕耘的学子，努力收获属于自己的果实……



小说

我家最富有的时候

■刘艳杰

我家最富有的时候，是母亲出外拾荒的那五年。

1999 年秋，父亲猝然离世，家里的重担落在母亲肩膀上。母亲简单料理丧事后，没几日，我接到河南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我上学的前天晚上，母亲一夜没合眼。第二天，母亲给我凑足四千块学费。我接过钱，没敢瞅母亲一眼。我勾着头，嗫嚅地说：“娘……你……”母亲说：“家里的事你甭操心，只管把书念好，毕了业找份工作，有个窝儿，成个家，娘就安心了。”之后不久，母亲去了亳州拾荒。

大一那年暑假，我去了趟亳州。母亲住在一间简易房里，泥垒的砖墙，石棉瓦铺的房顶，四面透光。一辆褪了颜色的脚踏拉车横靠在屋门左侧；右侧堆积着还没来得及卖掉的五颜六色的破烂。走进屋，一张木床占据了房间的大半空间。木床一头，蹲着一口铁桶糊的锅灶，旁边的墙壁上留有一个半尺见方的窟窿，里面放着碗、筷子以及油盐酱醋瓶。

“娘，你咋住在这个地方？”

“傻孩子，娘住这间房子咋了？一个月才 30 块钱，在外讲啥，能有个睡的地方就不错了。”

于是，我每天学着母亲，目光游弋在路边的站台、垃圾桶及人群聚集的地方。那天，我弯腰捡易拉罐，抬头的瞬间，我的脸灼人的烫——大学里同系的一位女孩无意间发现了我。母亲看了看女孩，瞅了瞅我，似乎察觉到我的窘相，忙用身体遮挡女孩的目光。

女孩躲过母亲的身体，好奇地和我搭讪：“你怎么在这儿呀？

她，她是……”

我语塞：“我……我……”

母亲赶快打圆场，微笑着说：“姑娘，他在做好事呢，我和他刚认识不久。”女孩“哦”了一声：“原来是这样呀。”我咽不下母亲为我编造的美丽谎言，直言不讳地对女孩说：“不，她是我娘！出来拾荒一年了。”

母亲带我转悠几条街，便把拉车停在一家小区的门前，让我守候着。

母亲提一只蛇皮袋子，一手攥把镰刀，伸头向小区张望一下，便走了进去。母亲每到楼下的垃圾池边，都要费一番力气跳进去，然后用镰刀拨弄、扒拉臭气熏天的垃圾。半个时辰后，母亲满脸堆笑向我走来。这时，一名保安倏地截住母亲的去路。保安蛮不讲理地说：“把你袋子里的东西倒出来！”

母亲吓得半弯着腰，抬头仰视保安，迎笑道：“这是……我，我捡的。”

保安瞪母亲一眼，怒吼：“我们小区里的破烂有专人捡，懂吗？乡巴佬！”保安一把抢过母亲的蛇皮袋子，掂住袋子的底角，往上猛提，再使劲左右摇晃，袋子里的破烂呼呼啦啦淌了一地。母亲眼巴巴地看着自己辛苦捡来的宝贝被保安倒了一地，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小区。

回到租住的地方，母亲似乎忘记刚才委屈的一幕，该吃吃该喝喝。我心情沉重地说：“娘，你经常碰到这种事情吗？”母亲则笑着说：“出门在外就这样，哪有事事顺心哩？什么人的脸色都得看，不过还是好人多呢。”我深



信母亲的话。

这天，我和母亲起得很早，每人吃了一个馍，喝一碗稀饭就出发了。巧了，有一户搬迁人家让我们帮他收拾清理出来的垃圾。我和母亲捡得满头大汗，瓶子罐子纸箱子，叮叮咣咣的堆满一拉车。阳光下，母亲伸出三个手指头向我示意，我知道母亲的意思——今天可以确保 30 块钱进账。

我只顾卖力往前蹬拉车，母亲突然喊住我说：“停、停、停。”

哦，原来到了横在马路上的—道斜坡前。母亲把我替换掉，弓着脊梁往前蹬，我在车后用力推。当拉车即将越过约 40 度的斜坡时，着了魔似的不动了。我不敢掉以轻心，一旦稍有意外，可能造成车翻的危险。

我和母亲与车僵持一分多钟，

这时拉车后面突然出现一位中年人。中年人弓着腰，口中喊着“一、二、三，使劲……”在中年人的助推下，拉车终于越过了斜坡。我和母亲慌着给中年人道谢。中年人紧紧握住母亲脏兮兮的手说：“不用谢，大姐，你是最富有的。”中年人又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小伙子，你是好样的。”中年人跟我和母亲摆摆手，回头进了宝马车……

大学毕业那年，我有了女朋友。女朋友是我第一次帮母亲拾荒时发现我的那位女孩。一年后，我被免试进入一家大型企业做项目主管，这家企业的老总是当年帮母亲推车的那位中年人。母亲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激动得放下手中的瓶子，感叹说：“出来拾荒这几年，总算熬出头了。”

夕阳余辉映照下，母亲核桃壳似的脸上，泪水肆意流淌……

散文

闲人

■曹新旺

“闲人”是我的一位战友，当兵退伍后没找到公务员的工作，却干起了生意，当起了老板。虽然生意很忙，但他总爱带着一句口头禅——闲着没事干！不管你什么时候问他，最近忙吗？他总是说：“不忙，我是闲人一个。”若问他最近弄啥呢？他也总是说：“不弄啥，闲着呢！”“闲”字从他口中说出的时候，不是多而是相当的多。因此我们战友就为他起了个他很受用的绰号——闲人。

但“闲人”有一点是不闲的，也是我们战友中人共知的，用一句不雅的话来说就是狗拿耗子——爱管闲事。

这不，前几天他又管上闲事了，还与别人动起了手。那天，“闲人”开车被堵，下来看时，是因为两个年轻人争强好胜，互不相让。其他人看到两位车主那凶样，都不敢上前搭腔。可“闲人”倒好，笑眯眯地走上前去“教育”两位挡路的年轻人。可两位年轻人根本不听他那一套，很不耐烦的样子。话不投机，一位年轻人抬手就给了“闲人”一拳……

我不敢相信我的眼睛和耳朵，“闲人”不是这样任人宰

割的呀！“闲人”何许人也！虽说不是什么大名人，那也是我们战友公认的“战将”，野战特种兵班长出身啊！上天入地，下海入水，原始森林里生存极限训练，他可是样样精通啊。

那年他在一次探家中，几个痞子看到一对年轻恋人就动了邪念，他们找茬欺负那位倒在地，反过来说就要欺负那位女孩。“闲人”冲上前制止，几个痞子看到就一个当兵的，依仗人多势众对“闲人”进行围攻。他们哪里知道闲人的厉害，第一个刚到“闲人”跟前，还没有弄明白咋回事，就被一记直拳放趴下了。要知道，“闲人”这一拳训练时能打碎两块硬木板，一掌能劈断五块砖。眨眼功夫，六个地痞趴在地上只有呻吟的份了。后来，为这事“闲人”还立了三等功呢。

“闲人”退伍后，像这样的“闲事”只要让他碰见，还是一如既往地管。

可今天咋啦？功夫散啦！不对呀！前几天他还不要吹灰之力放倒两个持刀抢包的歹徒呢！我们战友也都知道他从来就没有丢下他那手武艺。正在我诧异之时，“闲人”已抓住

了那位年轻人打来的拳头，并说：“我不是打架的，大家相互让一下就过去了，何必非要拳脚相加呢？”此时的年轻人根本不听劝说，骂得更凶了。周围的群众实在看不下去了，纷纷指责这两位年轻人。一位老人多说了两句，被年轻人骂成“老不死的”。

年轻人在骂的同时，上前又要打“闲人”，这一下“闲人”彻底被激怒了。只见闲人微微一闪身躲过拳头后，对准年轻人小腿一个低偏腿，年轻人应声趴在了地上……掌声响起！

后来呢？后来，也许是两位年轻人识相，也许是他们的行为惹了众怒，只好乖乖地把路让开了。事后，“闲人”说：“这两个年轻人与抢劫、偷东西不一样，只是年轻气盛比一时高低而已，对社会没有太大的危害。我出手是被那小子逼的，只好给他泼点冷水，让他消消火，清醒清醒。要不然，我不会轻饶他！”

这就是“闲人”，一个可爱的“闲人”；一个不那么清闲的“闲人”。

徘徊在十字路口

■刘恋

爱的十字路口
向左 向右
我徘徊
迷茫地环顾左右
试图寻找属于我的路
十字路口的忧虑
我忘不掉
你的情带着伤

我无法前进
亦无法后退
左边的道路是带刺玫瑰
右边的道路雾又那么浓
信心在一点点丧失
玫瑰的美丽让我蠢蠢欲动
但它的刺又让人心有余悸
我害怕受伤
更无法承受之痛
记忆如毒蛇缠绕
摆脱不掉

而这边的路
雾又很浓
我如小孩般站在原地
渴望等待着
有人来带我回家
徘徊在十字路口
我等待着
也试探着
我的路